羣鶯亂飛

文：湯禎　畫：家格

你要我在此間過夜

他們登七樓入一號房，先開電視看播京戲，郭亮提到自己午夜要返，沈惠道：

「我也要回去。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你我樣？」

「我希望我們飯後來此幽會，一點左右我走；明天九點半我再來，那時我又有生氣了。」

「你要我在此間過夜？」

「是的，這是套房呢！」

「我們一同走，明天十點前我在大堂中，候到你我們一同登樓，明天是星期日，我上午不返工。」

「你九點半來吧！」

「也好。」

他們下樓即到「福臨門」，座已訂了。請罷到酒店的咖啡店各欲大半杯「愛爾蘭咖啡」，即登樓。後來她指着他的雄姿，說是可以揚威漢城，爲國爭光，他道：

「韓國女人平均體型在亞洲算大。年輕時候我到西貢，有少數姑娘還令我過門而不入呢！」

當他們的喜劇告一段落，郭亮假寐一陣起身，提到他的經驗，知道沈惠亦臻欲仙欲死之境，並非作僞，她道：

「我喜歡你呢！」

「我送你汽車不要？」他問。

「連司機都送與我吧！」

「司機不送，暫時不送，將來可能也送，我將送你聖誕禮物。」

「禮尚往來。」

「你不必。」

「一定要。」

再半小時，他們上的士，沈惠提到自己明天在酒店的咖啡店中吃早餐候他了。她又要先送他，他答應，告訴了司機，他落車後，她一人過海，洗了浴上床。

翌晨九點二十分她抵酒店，進早餐時，郭亮來了，說肚是子也餓，向侍者要了烟肉蛋與咖啡。十點半他們登樓，十二點半離房，他問她何處進膳，她不答覆，問他精神怎樣，答道：

「很好，我們去吃素如何？」

「到銅鑼灣『香蜜廚』吃，下午你何處去打令！」

「去俱樂部，你有興趣嗎？」

「打沙蟹？」（二七二）

二七：志文顧照料狗隻

女傭六姐，並不怎樣樂意替阿菲料理那兩隻狗。六姐說，她見工時候，講明只是照料阿菲一個人，並沒有說要多照料兩隻狗的。兩隻狗無人照料，六姐只肯替她餵，不肯替她帶狗去散步，弄得阿菲那間十分豪華的大屋，地氈上也常出現狗屎狗尿。阿菲的煩惱，有一次在家人面前無意中說了出來，哥哥便自告奮勇，說道：「阿菲，我替你照料，怎麼樣？」

「這……」阿菲就是不想與家人同住，這才會獨自一個人搬出去住，如果由哥哥替她照料阿福、阿壽（阿菲爲了紀念童年時候那隻流浪狗，就取名阿福），他與媽媽，也搬來與她同住，那就十分討厭。

哥哥好像知道她的心意，便說：「你只要告訴六姐，我去到的時候，就開門給我，讓我一早一晚帶阿福阿壽去散步，然後送牠回去，這樣，牠天天在外面大小便，就不會在你的地方撒尿撒尿啦。」阿菲一想也是道理。哥哥這樣做，分明是討好她。橫豎她也要給錢哥哥作零用的了。他替她照料兩隻狗，最多給多他一點零用錢。於是，由這時開始，志文便每天一早一晚，去到阿菲住處，替她照料阿福阿壽。

二七一：最後終點

安娜曰：「重話有？我欠你一個人情而已，就要將個人來還這個情乎？」

王彼德曰：「不是耶，當初你應承之時，我已經當正你知道如何還這個人情。」

安娜曰：「我不知嗰，你有講明，如果講到明，我不會應承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你太過扮懵矣，安娜，在我心目中，你是個聰明女。」

安娜曰：「你在我心目中係正人君子，我知你追求我，但追還追求我，不可以有咁污糟的思想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你係人，你有需要嗰？」

安娜曰：「我有需要又點？我知，你講生理需要。」

王彼德笑曰：「叻女！我不信你毫無感覺，李生已經唔掂，你一定要搵男朋友嘛，然否？」

安娜曰：「此乃十分私人的問題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所以你我實在有同病，同病應該相憐。」

安娜曰：「彼德，不可再講這問題，越講越冇譜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唔得，安娜，無論如何要講掂，但，不講即是你冇誠意。」

安娜曰：「兩件事，又點可以拉埋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其實我年紀大一些而已，今年只不過五十出頭，冇錯，阿文後生我十幾年，但我唔錯嘛，可以做一個十分好的情人。」

安娜曰：「重話有？又不稚。」

安娜曰：「你的愛情觀大污糟！」

王彼德曰：「一D不污糟，此乃十分美麗的事。何以你會認爲污糟？安娜，你係人，你有需要嘛？」

安娜曰：「我有需要又點？我知，你講生理需要。」

王彼德笑曰：「叻女！我不信你毫無感覺，李生已經唔掂，你一定要搵男朋友嘛，然否？」

安娜曰：「此乃十分私人的問題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所以你我實在有同病，同病應該相憐。」

安娜曰：「彼德，不可再講這問題，越講越冇譜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唔得，安娜，無論如何要講掂，但，不講即是你冇誠意。」

安娜曰：「兩件事，又點可以拉埋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其實我年紀大一些而已，今年只不過五十出頭，冇錯，阿文後生我十幾年，但我唔錯嘛，可以做一個十分好的情人。」

三代名花

辛海■

一四五：邀請家回

月湘的媽媽，聽說幸霞只不過要在塘西一帶閒逛閒逛，實地觀察，用以跟三十年代、四十年代乃至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的塘西作個對照比較（已過去的塘西，幸霞只能憑一些圖片和文字資料，加上她六十年代居港的印象），她笑着邀請幸霞去家裡坐坐，順便吃頓中飯。

幸霞說：「不打攪你嗎？」

「家裡請了菲傭，我只是轉到市場多買鯉菜，或去燒鑊枱料就成！」月湘媽說。

這邀請對幸霞來說，是求之不得。

月湘的媽媽，戲班班主的女兒，曾經紅過一段短暫時期的曲藝女伶劉翠，她幸霞在聽過月湘講述自己的故事後，已在訪問人物名單上，列上這樣一個名字。

她高高興興地伴着個子不怎麼高，懂得打扮的四十幾五十歲的婦人，走下石塘咀的市場。月湘媽告訴她——新的市場建築物，是舊市場故址。她買了菜心、白鱠魚，再去燒鑊枱買排骨、乳鴿，然後和幸霞再拳坡路回家。

走至寶德街口，她指了指一幢新建的大厦，說：

「我們以前居住在這地方的！」

「你指的我們是——」

「當然是老花王阿森伯，不，是花王阿材包租二樓前後座，地方很多，租了前座給我們。」月湘媽一臉感慨：「我爸是戲班班主。」

「就是王氏花園一家人？」

「就是，當年王氏花園在這山坡上。」月湘媽指着一間書院旁的房子說。

「聽月湘講，她跟花園的第三代大嫂很要好！」

「做媽媽的又一臉感慨，凝望書院和小山坡，說：「少年男女不知人間世道？追追逐逐，打打鬧鬧。——」

幸霞打斷：「還有彼此帮助，相濡以沫。」

做媽媽的扭頭睨視她一下。

「月湘什麼都說了？」

「說了！」

「這丫頭，從不關私己房門。」

開心

風言蜂語

倫輝■

重要所在

據說獄中數百囚犯欲洗底。
其實最重要還是洗心。

舊觀念作怪？

申請當差者逐月減少。
莫非是想做好仔？

同出一轍

交諮會同意增稅以控制汽車增長。
公共交通加價是爲控制乘客？

世界驚奇

文：王樓偉教　圖：風雲

二七二：公司取司千名難萬難

「殿氏財團不能作公司名，英文名有合作字眼，我看必須跟你台北的華新一樣，另有一個中國公司名，下面的英文名，附一行殿氏可阿帕列行？」白少强同他太太江上青，正式在新太平洋大廈城的辦公房內，商討這一新意見：「因爲如此，以後可以辦新股上市，參入殿氏以外的資金。」

「那你必須先跟東京請示，雖然給了你超全權。」江上青答道：「你先擬好兩個或三個中國名字，假如用又中又日的名字，作爲號召，雖投機，但香港同台灣都吃這一套。你擬好，我代你打電話，因爲乾爹聽英語，總是不便。」白少强從袖斗裡取出一張字條來：「我擬了四個，查了電話本，可能有一個人家用了，但營業的種類不同，沒有關係。」江上青過來看時，乃是：

大同和（中式）；同仁（中、日）；大野（日式）；大江（中式）。「都是少筆畫的字，不用隆、與這些漢字？我看第一個用三個字最順口，但頂好包含有殿這個姓氏在內，要不就在開會時，徵求職員大家的意見？」江上青建議。

「那也得有個範圍，就請大家研究這幾個，或另有他們想出來的。看來容易，其實很難。」白少强在當天下午開業務會時，聽了近三日主持股市和外幣黃金的女營業主任的報告，又聽了研究台灣股市連日牛皮的一位負責台灣市況的專家報告後，便提出想在殿氏財團之上，取一個公司名字，請大家集思廣益。有一位說：「不要太快取名，花半月十天，才可以碰上一個好的，偶太古、怡和這種用了百多年的名字。」白少强注意說這話的，是考入來原智房屋園庭設計學的周怡春，他是台灣清華大學出身原智電機，又去日本專智最新設計學的。現在是兼英日文秘書，並主持建築設計。

「很對，密斯特周說的對。」便暫時不取中文名字。等以後才決定。第二天他兩個便飛去了東京，參加三日後的新電影首演禮。

他們不得不住進了殿家大園庭，果然在園子兩邊，拆了舊屋，用最新的門接器材，只二日工夫，合成了大小四間住宅，而且有大大的浴室和電厨設備等。

殿夫人說：

「這樣你們雖是短住，但很方便。每天大厨房女工，可爲你們帶回你們需要的鮮蔬用物，撥一個下女專做你們的事。回頭出去吃中國館子接風。」

二七二：懷疑同事叛國

事不宜遲，安東洛夫和伊蓮娜快步走回客廳馬上撥電話，但快餐店的職員說，李利大叔十分鐘前駕車離去了。

兩人只好放下電話，商量對策。

「把窃聽器拆下來吧，」安東洛夫建議，「用小刀撬下就得了。」

「不，這是會打草驚蛇的，」伊蓮娜說，「在未弄清楚是什麼人安裝之前，拿走了只會引起對方的注意，這反爲不美。」

「能安裝窃聽器的，只有情報機關，」安東洛夫接上腔，「安東洛夫自言自語地說，「難道是美國的情報機關？若然是，這問題可就嚴重了。伊蓮娜，是不是『和平二號』出賣我們？所以CIA跟踪到這裡來了！」

「他在送我們過機場後，才回去的，」安東洛夫接上腔，「相隔現在差不多有兩天了，我們也是大有機會的，跟踪我們的情報機關？若然是，這問題可就嚴重了。伊蓮娜，是不是『和平二號』出賣我們？所以CIA跟踪到這裡來了！」

「他在送我們過機場後，才回去的，」安東洛夫接上腔，「相隔現在差不多有兩天了，我們也是大有機會的，跟踪我們的情報機關？若然是，這問題可就嚴重了。伊蓮娜，是不是『和平二號』出賣我們？所以CIA跟踪到這裡來了！」

「住口！你若不同意，誰敢實行？我且問你，你還要不要命？」

「下官是朝廷命官，有責任爲榮陽百姓辦事……不敢輕易言死，」

「你少跟我來這一套！你若要命的，便不信任我，同病應該相憐。」

安娜曰：「彼德，不可再講這問題，越講越冇譜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唔得，安娜，無論如何要講掂，但，不講即是你冇誠意。」

安娜曰：「兩件事，又點可以拉埋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其實我年紀大一些而已，今年只不過五十出頭，冇錯，阿文後生我十幾年，但我唔錯嘛，可以做一個十分好的情人。」

愛的得失

沒有芝芝的回音，家文沒再到那間琴行去了，他不想大家見了尷尬。

大約一年後，家文在街上偶然遇到那琴行的一位職員，他說：

「這麼久也不去帮襯？芝芝快結婚了，你跟她這麼熟，應該恭喜她呀！」

「哦——她快結婚了？」家文刹時楞住了。

「是啊，聽說準新郎是個官校教師。」

當然，家文沒去找芝芝，他不是怨懟什麼，相反地，他爲芝芝的未來在心底裡嘖嘖地祝福。可是，他沒有胆量去恭賀

短篇小說

夏洛森■

（三）

她一聲。

沒多久，家文就突然「失縱」了。

打電話去商行找他，說他辭了職，沒上班了！打去家裡找他，房東說他搬了，搬到那裡去？不知道。朋友們輾轉相詢

「我當水手，工作是很辛苦的，還好，我平時做運動，還頂得住。」家文說。

「海上的生活也很枯燥寂寞，小提琴、錄音帶和書本就是我的伴侶了。在船上我最喜歡拉兩段『梁祝』，大家也都喜歡聽。」

他續說：「有一次，我拉到『哭墳』那一段，鄰床的小伙子也眼紅紅的，這傢伙在鬧相思。」

「你也奏得很投入吧？誰是你思念的對象呢！」

家文苦笑着搖頭，繼續講他的故事——就在輪船抵達香港的那一天，家文丟了小提琴的弱音器，連G絃也折了。於是，一上岸他就到琴行去。不知是那種意識在支配着家文，他竟走到了芝芝以前工作的那間琴行。

城市之光

■医成

自作自受（十二）

說實話，許大流對兒子，也是十分放縱的。

正因爲如此，今夜才會如此丟臉。但一宿過後，又烟消雲散了。一年後，這寶貝兒子出事了。

許大流抓住他肩膀問：「是否偷了三百元去買的？」

日昇天眞地點點頭。

「我打死你！」拍然一聲，一巴打在日昇頭上，第二巴打來，日昇一閃，打在機械人上，打脫了日昇的手，跌在地上，破散了。

日昇哇一聲哭起來：「我的機械人我的機械人……」

黃鶯兒一手扯過了日昇，以身爲障道：「你要打死他，先打死我。」

經此一攪，許大流的怒氣低下了，反而不忍再打下去，因爲他實在手不再動，眡有厲，本來厲已不是教了，偏偏黃鶯兒又道：「眞想不到你把錢看得如此大，爲了三百元，險些羅了兒子命。」

日昇以有媽媽出頭，更加放肆了，他哭嚷着：「我的機械人，碎了，我不依！」

「不要哭，我賠給你。」黃鶯兒抱了兒子離去。

許大流晚上回家，看到一具完整的機械人，顯然是太太再買給他的了。

他說了一句慈母多敗兒，又給黃鶯兒搶白了。

廣告

東成　L*B　FURNITURE LTD.　傢俬

2836 Commercial Dr. Vancouver

☎ 873-5017　Open 7 days a week

兩星期全面清貨大減價20—50%off！由4月21日起至5月6日止

780 SPRINGS
780 COILS
BOX + MAT.
2 PIECES SET
Single $299
Double $359
Queen $399
Posture excellance
POSTURE EXCELLANCE

620 SPRINGS
Spinal pedic
620 COILS
BOX + MATTRESS
2 PIECES SET
Single $199
Double $259
Queen $299
Spinal pedic

梳化連椅兩件 $499
多種顏色以供選擇

2 PIECES SOFA LOVESEAT
梳化連雙人座兩件 $699
（三種顏色以供選擇）

1600 COILS
1600 SPRINGS
ESPECIALLY HARD
BOX + MATTRESS
2 PIECES SET
Single $499
Double $559
Queen $599
NIGHT'S ROYALE
TOP OF LINE ESPECIALLY HARD SPRINGS

1600 SPRINGS
ESPECIALLY HARD
BOX + MATTRESS
2 PIECES SET
Single $559
Double $599
Queen $659
SLEEP ROYALE
TOP OF LINE ESPECIALLY HARD ITEM

梳化連雙人座兩件 $699
（多種顏色選擇）

梳化連雙人座兩件 $899
（多種顏色以供選購）

5 PIECES BEDROOM SUITE
$868
DRESSER、MIRROR、CHEST
HEADBOARD、NIGHT STAND

FOLDING BED
WITH
4 CASTER
$119

梳化連雙人座兩件 $899
（多種顏色以供選購）

梳化連雙人座兩件 $969
（多種顏色選擇）

5 PIECES BEDROOM SUITE
$499
DRESSER、MIRROR、DOORCHEST
HEADBOARD、NIGHT TABLE

5 PIECES BEDROOM SUITE
$399
DRESSER、MIRROR
HEADBOARD、2 NIGHT TABLES

西德高級眞皮梳化大減價
梳化連椅兩件 $2558
雙人座 $1298

意大利皮梳化大減價
梳化連椅兩件 $1189
雙人座 $668
三種顏色選擇
黑、米、灰色

天涯俠客無刀

文：木拐笑　圖：秋風

廿九：踏遍江湖

深夜，靈堂裡燭光掩映，傳來悽悽慘慘的哭泣聲。靈堂坐着七八個人，堂外站着十餘個手持兵刃、兇神惡煞的公差，情景極是可笑。

「颼！」屋頂跳下一條漢子來，正是余顧南，那幾個公差喝了一聲誰，便已有兩個被打倒，其他的都撲了上去，余顧南也不抽刀，見招破招，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尋隙抵縫，一有機會便反攻，一反攻便有人倒地！

靈堂裡的哭泣聲，突然變成驚呼聲。余顧南左腿一踢，將一名公差踢進靈堂，人隨之射了進去，喝道：「誰敢再動手，在下便不客氣了！誰是羅知州！」

靈堂裡無人敢作聲，但齊將目光落在一位四十多歲、身材瘦削的中年漢身上。余顧南慢慢走上前，那漢子雷地跪在地上，身子像篩米一般亂抖。

余顧南問道：「你便是羅知州麼？」

「是，是……未知壯士找下官何事？可是有……有冤情要申訴麼？」

「不錯，正是有冤情！榮陽百姓請我來向你討個公道！姓魯的，你恃勢凌人，知法犯法，身爲朝廷命官，居然敢借岳父死而搜刮民脂民膏！哼哼，別以爲你朝內有人支撐，可知世人自有公理？」

羅知州顫聲道：「遵才他們來報……下官已經收回成命，不信壯士可去調查……再說此並非下官之意乃劉師爺建議……」

「住口！你若不同意，誰敢實行？我且問你，你還要不要命？」

「下官是朝廷命官，有責任爲榮陽百姓辦事……不敢輕易言死，」

「你少跟我來這一套！你若要命的，便拿一萬兩銀子出來修橋築路，開個善堂，救濟孤寡！也算是你爲自己積點陰德。三日內若無動靜，我便來取你狗命！」余顧南回頭對公差道：「下次我來，如阻敢阻攔，便白刀子進，紅刀子出！」（八五四）

美蘇諜影

東尼■